

## 【姬发/殷郊】第三个夏日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228747)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228747>.

Rating:	<a href="#">Teen And Up Audiences</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Character: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 <a href="#">Chong Yingbiao</a> , <a href="#">Jiang Wenhuan</a> , <a href="#">E Shun (Creation of the Gods)</a> , <a href="#">Daji (Creation of the Gods)</a>
Additional Tags:	<a href="#">姬屋藏郊 - Freeform</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09 Words: 3,741 Chapters: 1/4

## 【姬发/殷郊】第三个夏日

by [A\\_triangle](#)

### Summary

\*封神现pa

三天后姬发动身回西岐，这一次，他要带殷郊一起走

###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姬发溜进宿舍时没人注意到他。

朝歌市的粘稠的夏天淌过风扇嗡嗡转动地扇叶，将无所事事地少年们浸泡在懒洋洋的空气里。质子中学的宿舍全是配备上下铺的六人间。鄂顺和姜文焕凑在一起开黑，脸几乎贴到手机屏上，苏全孝的床上没铺被褥————倒霉的小子上次打比赛时摔断了腿，不得不暂时搬到一楼去住。

姬发望向苏全孝的上铺，空着，殷郊今晚又回家去了。

他扑倒在自己的床上，摸出手机打算来一把排位，点亮了屏幕后又把它扔到了一边，转而取出殷寿借给他的书来。好歹读上两页吧，殷总毕竟那么欣赏他。但复杂的公式和符号在

他眼前模糊成一团杂乱的线，事到如今，殷寿如何看待他已经无关紧要了。

“呦呦呦——”钢制的床铺突然剧烈的晃动起来，脆弱的床板吱吱作响，姬发被这动静吓得差点一头撞上柜子。

崇应彪的脑袋从上铺伸了下来，一脸不怀好意的笑容：“我说是谁回来了，这不是我发哥吗？干嘛去了。”

“关你屁事。”姬发回以冷漠的凝视：“殷郊今晚不回来了？”

“少爷回不回来，哪是你该关心的事？”男孩脸上诡异的笑容不减反增，姬发心头一紧，崇应彪肯定是知道了什么。见对方翻身从上铺爬下来，他赶紧抓起摊在床上的书本和纸张往身后藏，却还是不防被他抢走了挂在床脚的书包。

“还给我！”姬发伸手去拽，然而男孩早已扭过身去，在他的包里疯狂翻找起来。崇应彪是条狡猾的野狗，总能敏锐的嗅出恐惧的味道。姬发此时表现的慌张只会正中他的下怀，然而包里的东西是决不能让他看见的。于是他拼了命地去抢，但东北人的块头本就比他大上一点，又是球队里的中锋，他扑了几次都没能得手。

“看看这是什么！”男孩终于摸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将书包猛地丢回姬发怀里，胜利般地将手中的纸张高高举起。见鄂顺和姜文焕的注意力被他吸引了过来，崇应彪一边躲避着姬发的手，一边得意地清了清嗓子：

“中学转学申请书，申请人：姬发——从朝歌转去西岐？乡巴佬要滚回山沟里去喽！”

男孩爆发出一阵大笑，任由姬发将手中的纸张抢了回去：

“咋了，你那个种地的爹交不起学费了，让你回去接他的班？”

“崇应彪，你他妈的！”姬发感觉全身的血都往头上涌，那纸申请书在争抢的过程中被揉皱了，轻飘飘地落在床上：“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彪子行了，咱们也都不是朝歌人……”姜文焕扳住崇应彪的肩膀往后拽，没有拽动。

“你娘们啊，这点玩笑都开不起？”男孩抹抹刚才笑出来的眼泪，伸手拍拍姬发的脸：“你爹不是种地的？满身的大粪，那味道——”

姬发一脚踹在他肚子上。

崇应彪摔倒时带倒了身旁的鄂顺，但他很快咆哮着爬起来朝姬发扑去。姜文焕哀叹一声，上前试图把两人扯开。

一片混乱中，姬发的脸上挨了一拳，自己也狠狠地冲着对方的胸口来了几下。他死命挣扎着，肾上腺素在血管里窜动，耳膜擂地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清。

在正常情况下，正在气头上的两人还会继续互殴，直到他们最终一起站在年级主任办公室，或是躺在校医室里。然而下一刻，宿舍门被猛地推开了，砸在墙上发出一声巨响。扭打着的男孩子们被这声音一震，全停止了动作。

“嗯？你们干什么呢。”殷郊站在门口，看起来有点惊讶。他没穿校服，只套了一件白色T恤，眼底一抹疲惫的青色。

崇应彪气喘吁吁地愣了一刻。殷郊一向无意参与他和姬发的矛盾，但他没那么傻，殷郊和姬发的关系非同一般，若是事情闹大，他清楚殷郊会帮谁。于是男孩恨恨地后退一步，一把推开搂着他腰的鄂顺：“……没什么。有人吃烧烤吗？我请客。”

“我就算了，”殷郊说：“想睡觉。”

被这样一闹，刚刚产生的一点肾上腺素早就荡然无存了。姬发这时才感觉到汗水淋淋地滚下来，身体各处的痛觉缓慢地降临，腰很痛，脸上更痛。看见姜文焕担心地望着他，冲他摇摇头：

“我没事。”

“靠，挂了这么久，要被队友投诉了。”鄂顺捡起手机：“我倒是饿了，咱们走吧。”他对姜文焕使了个眼色，拉了他一把，两人一左一右跟着崇应彪走了。

宿舍门再次被关上了。姬发看了眼正盯着他殷郊：“我真的没事。”

“不，你的鼻子——”殷郊指了指他的脸，姬发伸手去摸，他现在知道为什么刚刚姜文焕那样看着他了。一手粘腻的血，淌到校服上晕开一片鲜红。

“我操。”姬发说。

殷郊递来一团纸巾。姬发在脸上胡乱抹了几下，将前襟染血的校服脱下来扔掉。打架挂彩一向被这个年龄段的男生默认为一件很酷的事情，但白色的纸团塞在他流血的鼻子里，像是某种生物诡异而滑稽的触角。姬发突然感到有些窘迫，他不想在殷郊面前出丑。但为什么？他们明明见过彼此更糟糕的样子。

“彪子又发疯惹你了是不是，”床板吱吱地响，殷郊坐到姬发身侧查看他裸露的腰侧，那里红了一块，肯定会留下淤青：“你要跟他打，怎么也等到我回来啊……这次他又是为什么？”

相识八年以来，姬发和崇应彪已然行成了从挑衅，互相嘲讽到大打出手的一整套固定的相处模式。北方人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刺激他的机会。在唯一与他要好的苏全孝离开之后，他在宿舍里愈发无聊，于是变本加厉，任何一点小小的理由都能成为引发冲突的导火索。

“没什么，他乱动我东西，一时没忍住。”姬发含糊其辞，不知为何，他还不想让殷郊知道他准备离开的事：“我以为你今晚回家去了。”

质子中学实行全年寄宿制，然而殷郊却能享受特权，不仅仅因为他是宿舍里唯一一个朝歌本地人，还因为他是质子中学前任校长，现在的殷商集团董事长殷寿的独子。不过纵然同学们背地里皆以“殷少”代称，他本人却整日和姬发他们厮混在一起，没有一点少爷的架子。

“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但，呃，她又突然有事。”殷郊帮姬发收拾他床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小说，卷子，钢笔，在拾起殷寿借给姬发的书时顿了顿：“姬发，你觉得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殷寿？姬发愣了一下。殷寿当然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男人。质子中学的任何学生在想到殷寿时，都会想起他阳刚与英俊并存的脸庞，他倾倒众生的人格魅力，他拥有的两个博士学位，和他近乎完美的身材管理。半年前，殷郊的爷爷，当时殷商的董事长帝乙突发脑溢血，殷郊的叔叔殷启也因公司债务问题入狱，偌大的殷商集团一夕之间风雨飘摇，是殷寿站出来平息了这一切。他睿智，优雅，能力出众，担任校长的第一天就成为了学校里所有

男孩的终极偶像和所有女孩的梦中情人。若是在3000年前，千千万万人将甘愿为他赴死，而现在，他是朝歌市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

“没错，但……”殷郊露出一个思索的表情。思索，姬发做梦都想不到这个词能和他最好的朋友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我的意思是……他是个好人，你认为他是个好人吧。”

“当然了。”姬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他，苏全孝，崇应彪，姜文焕和鄂顺都是被家人从外省送来的，在朝歌的这些年，殷寿接济他们，帮助他们，不仅仅是因为那一点疏远的亲缘关系，他是真的把他们当亲儿子对待的，这点他们都心知肚明。

但他为什么问起这个？姬发有些好奇，他知道殷郊在他面前是藏不住话的，不等他开口询问，对方便倒豆子似的跟他托盘而出了。

“我父亲……我妈妈跟他离婚了。”

哦。姬发想，原来是这样。虽然在意料之外，但也并非完全难以理解。殷寿和姜阿姨都是强势的人，而婚姻是个脆弱的东西，尤其是两个强势的人组成的，维持了如此之久的婚姻。他几乎可以猜到他们离婚的理由，一个女人，年轻漂亮而不怀好意，婚姻中的第三者，每部家庭伦理剧中必不可缺的核心人物。

“……现在她离开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殷郊垂下头去，双手插进自己的头发里，将那些柔软的发丝拨弄得毛刺刺的。姬发突然想用手抚平他的乱发，他想象着殷郊的头发划过掌心的触感，在宿舍里风扇的转动声下，他的心跳声细微而惶然。

“而且那个家伙现在还赖在我家里，在她害我妈妈离开之后！我真的再也受不了——”

所以这就是他没有回家去的原因，姬发想，一个陌生的女人呆在自己家里，肯定很不好受。

“——我真的再也受不了那只猫了！”

猫？姬发的脑子停转了一秒。此时他心中巨大的疑惑肯定完完整整地展现在了脸上，因为殷郊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也不信我！”

“我当然信你！”姬发不假思索地反驳：“我永远相信你，但是一只猫……它到底做了什么？”

“她？”殷郊咬牙切齿：“她不是什么普通的猫！她差点用我妈妈的发簪杀了她！她会偷吃我的外卖，她还会半夜在客厅里看未删减版的汉尼拔！而且她掉毛！非常非常多的毛！她明明知道我妈对猫毛过敏！”

“呃，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

“不是奇怪，是邪恶！她绝对有问题！自从她来了，我父亲也变了，你不懂……”

殷郊再次露出那种思索的神情，姬发忍不住打了个冷颤。

“我知道了！”殷商集团的小少爷恍然大悟，一把抓住发小的肩膀：“我们去我家，就现在！今晚父亲在公司开会，我们趁机把她抓走，带去公园里放生了！”

姬发深吸一口气，虽然一只只会吃外卖，看电视和杀人的猫听起来实在缺乏可信度，但只要是殷郊说的，他都愿意相信。

“好，”他点了点头：“我们走！”

鹿台是朝歌市最大的私人别墅。它坐落在市区地势最高点，由一片私家园林和一栋极具现代化风格的建筑组成。姬发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从前每逢节日放假，姜阿姨便会邀请殷郊的朋友们前来家里做客，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每次都会忍不住发出感叹——

“为什么，你父亲，当初，不建一条，行车道呢？”姬发气喘吁吁地跟着殷郊沿着弯曲的小径穿过鹿台外的一大片园林，野鹿在他们身边跳跃，一路上不断有安保人员围上来，又在看见殷郊的脸后慌忙放他们通过。

“不知道，父亲，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殷郊同样气喘吁吁，但脚下步伐不停：“快点，再晚，父亲就要，到家了。”

当他们终于踏进房门，前廊一片昏黑，屋主人似乎还没有归来。

“进去之后小心，”殷郊压低了嗓音叮嘱道：“她非常狡猾。”

虽然外观十分现代，鹿台内部的装潢却是复古的，绣工精美的屏风，墙上悬挂的虎皮，随处可见的玉器无一不彰显着主人超凡的审美，此刻它们在昏暗中投射出各种诡异的剪影。姬发想起那只曾给年幼的他留下深刻心理阴影的骷髅酒杯（当然不可能是真的骷髅……对吧？），忍不住吞了口唾沫。

穿过幽暗的前廊，姬发看见客厅馨黄的灯火，铺着兽皮的巨大沙发中间，正躺着一只

---

雪白的猫咪。

“哇哦，好可爱。”姬发感叹到，这和他想象中癫狂的疯猫可不一样：“咱们真的要扔掉她嘛？”

“别掉以轻心！”殷郊猛地朝前一扑：“上啊！”

然而上一秒还沉睡着的猫咪在被殷郊的手触碰到之前迅速而优雅地一跃而起，轻飘飘地落在沙发宽大的扶手上。

姬发没有多想，迅速地向她冲去。殷郊扑了个空，扭过身来默契地包抄到她身后。

猫咪“咪”地嘶鸣一声，然而已经晚了，殷郊拦住了她所有退路，而姬发的手已经覆上了她的后颈。

但下一秒，姬发和殷郊突然直直地僵在了原地。

怎么会？姬发调动起全身的肌肉，然而他的身体却不听使唤。他惊讶地抬头，正撞上猫咪浅绿色的兽瞳。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猫咪说。

“啊啊啊啊啊啊有鬼！”姬发尖叫。

“我就说她一定有问题！”殷郊激动道。

## End Notes

看完电影立马快马加鞭的建设！喜欢一些聪明小狼狗x傻乎乎太子的西皮！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